

由重慶到臺灣：

參加臺灣受降四十週年

唐秉玄

一個教育尖兵的回顧錄

(本文插圖刊第四頁)

「國破山河在，人存國必興。
倭奴休猖獗，異日上東京。」

這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十七日，首都南京淪陷前夕，黨國元老吳稚暉敬恆先生以極沉痛的心情，在他寓所牆壁上留下的一首題壁詩。稚老隨即搭乘最後一班班機，由南京飛重慶。從此全國進入最緊急狀態，和平已至絕望時期，犧牲到了最後關頭。

江蘇省政府密避京畿，首由鎮江遷揚州，再遷淮陰，三遷「自古昭陽好避兵」的水城興化，最後遷至淮東地區——淮安、寶應、鹽城及阜甯四縣邊境。我奉令籌辦鹽城聯合中學，負責收容境內公私立十三所中等學校學生。三十年（一九四一）秋，在溪河北岸趙家舖普福菴設校上課。接着蘇省八臨中三臨中及二臨師等亦在此復校，雖敵偽環伺，常砲聲隆隆，但弦歌未輟，黨政軍各單位工作照常。

橫越五省徒步入川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春，淮東事變，敵軍傾巢來犯，蘇北僅存的最後一片乾淨土終告

淪陷；部隊轉移皖北整訓，蘇省府奉令內遷皖北太和。我隨將鹽城聯中學生化整為零，分設補習班，由各科教師巡迴輔導。是年冬，率同部份學生，輾轉經皖北赴重慶，繼續參加教育戰團行列。

「男兒立志出鄉關，不滅匈奴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到處有青山」。當年我三十出頭，同行諸生也都二十上下，一股不畏艱辛、豪情萬丈、勇往直前的愛國精神，至今記憶猶新。

那時長江下游兩岸，已是日本鬼子天下，陷區行走，如無「通行證」，寸步難行；證件上像片是真的，姓名是假的，生平辦學，以「誠」教人，此時此地，祇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了。我身著長衫，手提竹籃，一派商人模樣；

家中携出準備到後方化用的一些小的金屬品，密藏在牙膏、肥皂、雪花膏內，一些必要的文件，則縫在鞋襪或內衣褲內，雖未露痕跡，但內心仍忐忑不安。幸「錢能通神」，第一站由鹽城到揚州，經名人指點：「鬼子易騙，漢奸難欺」；檢查前把藍條「儲券」兩張疊成小方塊，夾在手掌背後，用「眉目傳情」，悄悄的塞到狗腿子（漢奸）手中，安全過關。鎮江是水陸碼頭，比較複雜

，幸事先有人接待。南京檢查嚴密，我們一行，住宿下關，認較安靜，入夜猶聞酒食絲竹之聲，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錯把杭州作汴州」！令人心痛。南京是年少讀書遊歷之地，不敢多留，但仍大膽的看了幾個朋友，以防不測時，作為營救我們脫險的人。最後一站是津浦路的蚌埠，住入事先連絡的旅館，自稱是「永大布莊」，帳房另眼看待（省府內遷後，在皖北阜陽設辦事處，代號「永大布莊」，在蚌埠及溜河兩地設接待站），替我們兌換法幣，安排第二天行程及交通工具；但未代辦住宿登記手續，大家在輕鬆中有點緊張。

入夜日本鬼子突然檢查房間，馬靴聲、吆喝聲把我們驚醒，幸上帝保佑，有驚無險。翌日清晨，帳房代雇挑夫二名，送我們出鎮，走了一程，另雇土車代步，土車是獨輪，叫做「一輪明月」，上面鋪着木板，坐人兼放行李，是生平第一次見到，我不禁低吟：「兩腿毛驢離蚌埠，一輪明月去溜河」（蘇皖一帶，形容人用腿趕路，叫兩腿毛驢）。下一站是陰陽交界的溜河，脫離「鬼城」，進入「陽間」，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到了阜陽，會見魯蘇戰區副總部辦事處主任兼江蘇省政府辦事處主任賈韞山將軍後，轉往太和，謁見蘇省府主席韓德勤先生，蒙面示：「今後省政，以教育為先，希多協助」。旋即聘我與前興化縣長祁述祖等籌辦蘇省學生招致所，不久改為江蘇臨中。中原戰事爆發，臨中被迫遷至河南省固始縣上課，我遂決心率同部份學生西走巴渝。旋奉江蘇教廳指示，派我護送本屆高中畢業生赴渝升學，連同高初中肄業者計共六十二名。於三十三年八月一日由皖北界首出發，經河南駐馬店時，夜間偷渡平漢鐵路，遭敵軍追擊，全體師生幾遭不測，為西行途中最驚險的一幕。

「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為沿途荒村野店最醒目的標語。登山涉水，露宿風餐，步行四十餘日，抵達巴東香溪，始改搭軍輪。駛過三峽，兩岸傳來陣陣歌聲：「拉繯復拉繯，行行路已遠，願視掌舵人，舵也掌得穩，有舵自有方，涉險要能忍。」這是一羣流亡學生逆水行舟，臨時上岸拉繯，邊拉邊唱的「拉繯行」歌，詞意深遠，令人感動。一行橫越中部五省，歷經四十餘縣，於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安抵抗戰聖地陪都重慶，大家欣喜若狂。

復興關上參加訓練

由皖北護送來渝各生，經安置在教育部青年招訓所後，我便前往教部謁見部長陳立夫先生，報告戰區教育情形，蒙慰勉有加，並即派在部擔任戰區教育視導工作，兼任豫皖戰區界首交通站主任（後因參加訓練，奉准辭去兼職）。隨來各

生經甄試分發各國立大專院校深造（來臺者，今已甚多成為國家中上級幹部），原在高中肄業者，則分發各國立中學繼續攻讀。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中正，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三大領袖在開羅會議後，發表宣言，抗戰勝利在望，我政府積極計劃接收臺灣各項準備工作。首先在中央設計局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約聘專家學者，調查研究臺灣有關問題。

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陪都重慶復興中央訓練團成立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臺政班），分設民政、教育、司法、財政金融、農林漁牧、工商交通六組，由中央各部會選調薦任以上優秀人員一百二十名，留職留薪參加四個月訓練，作為接管臺灣重要幹部。除有關部門專業訓練外，為配合盟軍準備登陸作戰，曾加強英語、游泳及有關武器等訓練。

各組教學內容及指導人選，均由中央有關部會負責安排。我參加的教育組，共分為七個小組：計教育行政、高等教育、中學教育、職業教育、師範教育、國民教育、社會教育分由朱經農、范壽康、趙迺傳、鍾道贊、林本、顧樹森及陳劍修等國內著名專家學者分別負責指導研究；並由趙迺傳先生策劃聯繫，以總其成。

三十四年五月一日，中央訓練團成立臺灣研究部，團長蔣公選定連震東、薛人仰等三十名為研究員，留團繼續研究臺灣接管工作計劃，其餘各回原保送單位工作，另候召集。我奉核定為上校研究員，在教育留職，在中訓團支薪，比照

軍人待遇。教育組學員留團研究者，計有五人，研究題目：（一）教育行政、（二）國語教學、（三）歷史教學、（四）蕃族教育、（五）人事制度。我奉指定研究「教育行政」，作業科目：（1）臺灣教育法規與國內教育法規之比較研究。（2）臺灣教育單行法規之擬訂。（3）臺灣各類教育人員手冊之編訂。（4）接管臺灣教育計劃之擬訂。（5）臺灣教育接管前準備工作計劃。（6）臺灣教育機構改組計劃。這些計劃，對後來接管工作均有幫助。

蔣公昭告學員任務

三十四年二月一日臺政班補行開學典禮，總裁團長蔣公親臨主持，逐一點名領導行禮後，即席訓話，具有歷史性重要指示，略謂：

「今天是收復臺灣之重要紀念日，臺灣之收復，朝鮮之解放，為國民革命之主要目的；總理說：『欲東亞永久和平，中日兩國須平等相處，臺灣應歸還中國，朝鮮應使之獨立』。民國三年，余因專到奉天，對日人亦曾談及臺灣歸還中國及朝鮮獨立問題，從此日人始知吾黨斷難為彼利用，吾黨之發展，將與彼有極大之不利，因之認定吾黨為彼之敵人，百端設法阻撓與破壞。我國在立國上有四個重要地方：（一）東北（二）蒙古（三）新疆（四）臺灣，此四處地方，均有國際性，失去其一，國家即難有保障，臺灣之重要，可以想見。日人治臺多年，成績甚佳，吾人接管後之治績，如不能超過日人，或甚至不及日人，均為莫大之恥辱，不僅違背諸位來此學習之目的，且亦對不起國家民族。吾人

應以臺灣為各省之模範，作各省之榜樣；須知臺灣不僅為中國一重要地區，且為太平洋上一重要地區。臺灣收復之初，友邦人士甚多，因為臺灣登陸，當首先為友邦部隊，吾人應與之精誠合作；尤應顯示吾人之良好成績，不為友邦所輕視。臺灣之風俗習慣，均須留意，太平洋上之形勢，尤須隨時注意，庶可應付裕如。國人平時缺乏組織能力，所以治事每多失敗；英國有三人在一處，即可立時組織起來，推定一人為領袖，其他二人，聽從指揮，雖有犧牲，在所不惜，此種精神，實在可佩。英之殖民地遍全球，英之二千萬人控制四萬萬人之印度，實與此種精神有重大關係。諸位為接管臺灣之重要幹部，對精神品德修養，應切實注意，庶可將來配合應用。臺灣之治理，能否有成績，胥視諸位之修養程度如何以為定。臺灣受日人統治五十年，吾人治臺，應有一種特別制度，不能當作國內普通一省看待；吾人到臺，應如同到外國一樣，處處要顯出吾人之優點，同學間尤應同甘共苦，精誠團結，庶可克服一切困難。總括起來，今天貢獻諸位兩點：(一)組織：有組織才可生出力量。(二)團結：意志集中，力量才可集中，力量集中，任何困難，均可克服。

來臺接受教育工作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九月五日，我奉令調至重慶國府路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臨時聯合辦事處辦公，當時教育處僅有處長趙迺傳與我二人而已，工作極

為繁重。十月一日長官公署奉令成立前進指揮所，由公署秘書長葛敬恩、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副參謀長范誦堯兼任正副主任，公署每單位各派職員二人參加，於十月五日飛臺。教育處選派林紹賢、梁翼鎬以教育接收專員名義隨同工作，於當日下午七時抵達臺北。

十月六日前進指揮所，對全省民眾發出通告，文內共分五點，關於教育方面內容如下：「各級學校仍照常上課，教材方面，如抵觸中華民國國家地位及教育精神者，應立即刪除。無論文字及言論，如有違反上述原則者，須由發言者及其主管人員負責」；此為抗戰勝利後，我政府對臺灣民眾發出之第一件公文書。臺灣同胞對此頗有「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之感，一時人心，莫不振奮。十月九日教育處趙處長率同第一批接收人員十名，隨同長官公署各單位接收人員，由重慶白市驛機場分乘美國運輸機八架，於上午九時飛臺，嗣因駐臺數萬日軍尚未繳械投降，基於安全理由，於下午二時三十分改在上海江灣機場降落。翌日為勝利後第一屆國慶日，處處張燈結綵，國旗飄揚，當他們看到由重慶來接收人員，都情不自禁的舉手高嚷：「你們是從天來的！」是蔣委員長派來的！到處受到歡呼接待，熱情感人。

十月十二日，由滬改乘兵艦(據傳該艦係李鴻章當年赴日簽訂馬關條約所乘，不知是否巧合?)，在浙江寧波海面與國軍七十軍會合；於十月十五日出發駛臺；十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安抵基隆碼頭，歡迎民眾及學生成羣結隊，佇立岸上

歡聲雷動；下午五時，乘專用火車直駛臺北，沿途民眾，有立於屋頂之上，有立於鐵道兩旁，載歌載舞，如醉如狂，火車幾度為之停駛。教育處人員，暫住臺大校長官舍，十月十九日起，假臺北第一高女辦公，展開接收前應準備之工作。

日督俯首簽字投降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臺北公會堂(即今中山堂)——光復廳。清臺灣巡撫衙門舊址，清室割臺，移交人地冊籍，在此舉行；日人投降，簽署降書，呈交人地冊籍，也在此舉行，天網恢恢，亦云巧矣。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由中華民國政府所派臺灣行政長官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受降，並致詞向世界廣播：從今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特此佈告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現在臺灣業已光復，我們應該感謝歷來為光復臺灣而犧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戰的將士，並應感謝協助我們光復臺灣的同盟國家。而尤其應該教我們衷心感銘不忘的，是創導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及繼承國父遺志完成革命大業的蔣中正主席。日本臺灣總督兼軍司令安藤利吉率同文武官員，親至公會堂簽字投降；淪陷五十一年之臺灣，至此重歸祖國版圖。教育處長趙迺傳偕同薛人仰、陳兼善、張金潤、范壽康、林紹賢、徐沈毅、梁翼鎬、廖禱揚、鄧世英、吳克剛及唐秉玄十二人，參加這富有歷史性紀念意義之受降典禮，並合影留念。八年抗戰，我一直

追隨政府，參加教育戰鬪行列；今日有幸，在臺灣受降典禮中，親親日人俯首投降，實為有生以來永難忘懷而感到最驕傲、最光榮的一刻。

但願重慶精神重現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起，教育處遷入長官公署二樓辦公，展開各項接收工作。當時人少事多，工作分配極難；薛人仰兄為吾黨健者，首由連震東兄拉去擔任臺北州接管委員兼民政局長（連兄時任臺北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葉桐在渝留守，褚應瑞在滬待命，林紹賢擔任第四科

長（主管全省社會教育），我主持第三科（主管全省國民教育及地方教育行政），關於第一科（大專）第二科（中學）業務，奉命由我暫時兼代，因之工作特別忙碌。直至十一月十九日第二批、十二月十日第三批接收人員抵臺，教育處陣容加強，各級校長，亦陸續派定，接管工作，始全面展開。至於各州廳教育，則由州廳接管會，分別派員接收。三十五年二月，接管工作，告一段落，教育處趙處長，歸還建制。回任立法委員本職。我隨後接長省立嘉義中學、臺中高農，獻身教育半世紀，在臺灣服務了三十年。歲月如流，回

顧四十年前，來臺接收人員幾已半數作古，參加受降人員健存者更是寥寥若星。所幸教育是樹人大業，四十年來，薪火相傳，經歷任教育首長賢明領導，全省教育同仁合作耕耘，已使臺灣教育，為自由世界綻出奇葩，為大陸教育重建繪出藍圖。先總統蔣公說：「吾人應以臺灣為各省之模範，作各省之榜樣。」欣逢佳節，應如何發揚堅苦卓絕百折不撓的「重慶精神」？貫徹「勤儉建國」美德，糾治許多醉生夢死的惡習。和諧、團結、奮鬥，使大陸早日重光。緬懷領袖，撫時感事，深覺吾人當前之責任，益為重大。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鵠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

名作家褚問鵠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生動翔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都。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瑩瑩細談別後。康頰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全書分裝叁冊合售貳百壹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① 光復後新台灣國民教育接力者：前排左起：朱滙森、羅葆基、唐秉玄、徐鈺賢、許伯超。後排左起：崔劍奇、陳洪強、陳梅生、林來發、王紹楨。

② 趙迺傳(前排中)唐秉玄(前排左四)薛人仰(前排右四)參加台灣受降典禮留影。(文見17頁)

